

散曲叢刊
第十五種

曲

諧

冊二

曲諧卷二

江都任訥中敏

舊蘿曲語

琴生所居曰舊蘿書屋。著舊蘿曲語。好議論古今。而能多中窾竅。不甚擷取成作。以充篇幅。視余書迥異。茲擇其尤洽余意者。轉錄數則。可以見其議論之一斑也。

舊蘿曲語曰。詩之六義。詞得其風雅比興。而曲獨得其賦頌。夫曲無比興。人或疑之。不知曲之名義。僅指諧聲立意而言。諧聲立意確以曲曲折折。層出不窮。爲貴。若措詞。則適當用其反義。非直不可。非盡不可也。曲之妙處。便在箇說得痛快。韻味儘管雋永不盡。而意旨必顯豁呈露。雖弗必一洩無餘。要不當吞吐。

滯澀。故詞尚意內言外。曲竟是意外言外。詞尚沉鬱頓挫。尤重立意。曲尚豪辣浩爛。尤重遣詞。詞靜而曲動。詞縱而曲橫。詞內旋而曲外旋。詞收斂而曲解放。詞之措詞。比較上不免扭捏做作之處。若曲則適如時下新語。所謂赤裸裸的是也。凡此若求其所以然。則皆以詞之用在深。而曲之用在廣耳。按琴生有此說。余書前此亦同有此說。蓋二人平日之言論。常常相契如此也。

曲語又曰。倘拈著廣字。則更易了然於曲矣。何則。老嫗都解。在詩猶不免弊淺。在曲則當行之至。有井水處皆歌。在詞傳爲佳話。在曲則無足奇也。無他。曲之致用在廣。在普遍。其求人之了解也。不獨於寫在紙上。讀在口中。並須於歌在喉際。若捧其詞看得懂。讀

其詞聽得懂。唱其詞便聽不懂。其詞便猶有缺憾。故王驥德曲律有言曰。務使唱去。人人都曉。不須解說。是真爲箇中搔著癢處語也。又王磐作滿庭芳。有毛詩中浪說鼠無牙句。王驥德謂使村人聽之。將以爲茅廁中云云。特爲改作笑詩。人浪說鼠無牙。夫曲家下筆時。時顧全村人之了解。則措詞中尚容有絲毫典重晦澀之處乎。蓋非明白曉暢。極情盡致。不足以醒癡頑而砭錮習。度蠢衆而化蚩氓矣。夫曲之本義。原如此也。故元人之作。無論雜劇散詞。皆取材極廣。陳義不高。方言俗語。盈篇累牘。而不以爲陋。自南曲浣紗玉玦諸記。開穠儷駢綺之習。曲旨斯盡喪矣。故論曲之大體。南迥不如北。論藝之精微。更必推極元人。且不必以其時代之先。實因其體格之正耳。倘以

今日論文學者判別詞曲。則詞爲貴族文學。而曲實平民文學也。

曲語又曰。曲旣盡情直述者多。而不尚比興。故有嘲罵而無諷刺。周德清作詞十法曰。不可作譏諛語。諷刺古有之。不可直述。託一景託一物可也。然按諸元曲。託景物而隱規箴者絕少。如昔人所傳曹明善岷江綠譏伯顏等詞。極其少見。周氏之說。不足見信。蓋此一體中。不必如許粧模做樣。正要有話說話。假面具當盡揭去也。故以人喻詞曲。曲固具北人直樸豪邁。亢爽風流之概。而詞竟是南人深沉婉曲。溫柔爾雅耳。詞是潛機內運之工心計人。而曲直是莽男子耳。曲至明人運用有別。習氣最壞者。莫如藉作尋仇洩恨之資。王九思之遊春記。明報西涯放廢之仇。屠

長卿之曇花記。大洩顯卿告訐之恨。王辰玉之長安街。指建言諸公。湯顯祖之紫簫記。道秉國首揆。瑞玉描寫魏璫私人。寶劍指謫分宜父子。白練裙訕馬湘蘭。中山狼詈李天賜。類此荒唐。何勝僂指。大者文禍。一旦而興。小者疑案。百年不決。（如琵琶說譏王四荆釵謂彈十朋。後人聚訟終不能結也。）以致傳奇之作。端人正士戒爲畏途。而從此清明坦蕩之文章。一墮而入邪魔惡道。元人之天機一片。嫵媚爛漫之姿。真切淳摯之志。至是乃戕斲殆盡。而曲乃于斯大敝矣。讀李笠翁之曲部誓詞。至於瀝血鳴神。剖心告世。以明其所作傳奇。不含任何諷刺。藉息一時蜚語。不可慨歟。夫製曲乃文人快事。而無端荆棘橫生。機械百出。一至于此。是苦惱之不遑。尚何快樂可說。觀

于此乃令人嚮往東籬振鬣長鳴之風。仁甫奮翮高
騫之概而不置矣。按元之北曲與北宋之詩餘皆恰
到詞曲好處。前此者較之則覺尚未成熟。後此者較
之則又覺泛濫過度。余之號二北者蓋亦私識其所
嗜好耳。琴生此論與尋常泛泛崇元而抑明者似又
不同也。

曲語又曰。詞用比興暗說者。曲則用賦明說。可舉一
例。飛卿菩薩蠻十四章中有「新貼繡羅襦。雙雙金
鷗鴂。」「暖香惹夢鴛鴦錦。」「翠釵金作股。釵上蝶雙
舞。」「翠翹金縷雙鸂鶒。」「鳳凰相對盤金縷。」「人遠
淚闌干。燕飛春又殘。」「金雁一雙飛。淚痕霑繡衣。」
所舉鷗鴂。鴛鴦。蝴蝶。鸂鶒。鳳凰。燕雁。皆以物之成雙
興人之孤獨。敘物之精好。工緻盼人之歸來享用耳。

此詞人之法也。甜齋梧葉兒春思曰：「芳草思南浦。行雲夢楚陽。流水恨瀟湘。花底春鶯燕。釵頭金鳳凰。被面繡鴛鴦。是幾等兒眠思夢想。」雅鬢春雲。彈象梳秋月。欹鸞鏡。曉粧遲。香漬青螺黛。盒開紅水犀。釵點紫玻璃。只等待風流畫眉。一將人物間之觀感。明明白白說出。此曲家之法也。徐氏二曲。可作溫氏十四詞之的解。與雅疏乃張惠言謂新貼繡羅襦。雙雙金鷓鴣。是離騷初服之意。蓋必欲附會溫詞爲感士不遇也。奈之何哉。按常州詞派。爲矯正陳朱末流之失。乃一味以風騷比興論詞。藉事推崇。惟詞選所疏諸語。祇顧自圓其比興之說。遂穿鑿附會。厚誣古人不少。且其說終亦無以自圓。余每謂後人視詞。不失之輕慢。卽失之矜持。輕慢者固不及。矜持者亦太過。

其爲失真則一也。周止菴知皋文但求深入之弊。故創有寄託以入。無寄託以出之說。變之必如此而後。常州詞說始能穩健。但世俗震于皋文風騷比興之說。堂皇羣焉懾服。而不知其末流又實坐一僞字之弊。但看詞工於宋。而宋人並未力倡風騷比興。有如清人者。則知宋人之不倡。乃得詞之自然。清人之力倡。初乃有激而發。繼則門面話耳。琴生茲說。獨借鏡曲境。以明詞弊。殊覺新穎。

曲語又曰。元曲嚮來推關白馬鄭。蓋謂雜劇也。若散曲。則鄭不足數焉。而關馬仍不愧爲大家。但論散曲者。必欲舉一首小令。以表見其餘。則阿吾所好。其爲白氏之寄生草賦飲乎。其詞曰。一長醉後。方何礙。不醒時。有甚思。糟醺兩個功名字。酩酊千古興亡事。麴

埋萬丈虹霓。志不達時。皆笑屈原。非但知音。盡說陶潛。是「此首協音之妙。周德清久有的評。毋庸不知音者。更強爲增飾。若論其他。則尚多可爲元人小令表率者。元曲由元時一班潦倒之才人所造成。亦卽由一班才人之潦倒所造成。此詞憤世嫉俗。逐世逃情之意味。極爲濃烈。足以表見元曲之成因。一也。元曲以豪放不羈。趣高氣勁爲尚。此詞軒昂磊落。不同凡響。烈士壯心。寓懷言外。足以表見元曲之精神。二也。元曲以鳳頭猪肚豹尾爲法。其說不刊。此詞首二句俊快。腹聯三句豐滿。末二句響亮。允合步驟。足以表見元曲之法度。三也。元曲取材貴廣而雜。經史百家俱供驅遣。此詞運典使事。如風行空。不著痕迹。足以表見元曲之文學手腕。四也。曲興襯字。而在小令。

不可多。又逢雙必對。三句聯對。謂之三槍。尤曲中所獨有。此闕中不字。但字。襯也。通體皆對。而絕自然。應有盡有。而恰如其分。足以表見元曲之體製五也。雖然。阿吾所好。言之如此耳。安能強人盡同吾意哉。按近人說曲者。好舉馬致遠枯藤老樹昏鴉之天淨沙。爲小令例。以爲空羣之驥。舍此莫屬。不知此首造語過於凝重。全無曲中疏宕之美。何足以爲準則。是仍不知曲者之非見也。得琴生此論。而後曲之爲曲。乃光明矣。惟吾意。白氏前作首句。尚欠流暢。斯爲小憾。

揚州一半兒

曩於冷攤上獲一舊鈔本。題曰揚州一半兒。檢之通體皆用一半兒調。賦揚州風物人情。蓋於董氏竹枝詞。費氏夢香詞外。又別樹一幟者也。遣詞儇巧尖新。

者有之。雅麗明俊者亦有之。而俚薄冶蕩者實占大半。似非出於一手。更非成於一時。紙黯而墨新。亦無題名圖記。並不省何人何時所爲也。所尤惜者。存紙三十餘葉。而其後顯有扯脫之痕。原稿不止於此可知矣。余持問鄉先輩。亦罕詳悉之者。但爭求錄副而已。茲摘記數首於此。聊資傳笑。

全本中最爲雅麗。而與他作嘲弄遊戲有別者。當推平山別墅四首之一。「杏花林子起樓東。不到溪橋不斷紅。只有山桃著意慵。軟東風一半兒搓揉一半兒哄。」是真有小山夢符之工。而又無後人學小山夢符者之強裝門面語也。平山別墅今日固然不聞。卽志乘畫舫錄等書中。亦從未見有道及者。甚異。原書所詠雖廣。而排列凌雜無序。有美人雜詠若干。

前後散見似屬多人倡和陸續收入者錄兩首曰「
小紅橋接小紅樓十里珠簾漸上鈎衾壓曉寒奩驗
羞美人頭一半兒才梳一半兒兜」冶春天氣索春
饒小扇輕羅障臉潮蝴蝶害人三五遭美人腰一半
兒支持一半兒裊」著意輕微措語鬆倩似亦不讓
陳克明春閨八詠也紅橋勝迹人人盡知自漁洋修
楔浣溪沙懷古倡和以後詞人益無不省揚州有紅
橋者冶春亦乾嘉舊日吟社其遺址在今北郊徐氏
園中里人曾勒石嵌壁以識其處

卷中有十餘首皆以「幾生修到住揚州」作起句然
文字多瑕瑜互見其較精純者數闋曰「幾生修到
住揚州綠滿城闌絮滿樓小巷鶯聲滑似油帶人留
一半兒煙花一半兒酒」幾生修到住揚州越瘦西

湖。越。浪。遊。畫。舫。珠。娘。豔。迹。幽。小。風。流。一。半。兒。荒。唐。一。
半。兒。有。」「幾生修到住揚州。賤買春蔬到北疇。小兩。
如酥入夜稠。翦新頭。一半兒。茼蒿。一半兒。韭。」「幾生
修到住揚州。小憩河房索潤喉。親手笑人碧玉甌。嫩。
排秋。一半兒。鮮菱。一半兒。藕。」「比事屬物。都孜媚動。
人。足以傳玩一時。亦何嘗不足以烏奕千載。惜乎不。
令真州李二見之。爲平湖畫舫早添一段佳話也。

其極見鄉風親切可喜者有曰。」「小窗攤飯到黃昏。
挾件羅衫步出門。有約不來茶自斟。碧蘿春。一半兒。
消閑。一半兒。等。」「九如分座小安排。燒賣頻呼要就。
來。滴醋絲薑入碗纔。小籠開。一半兒。蟬。一半兒。蟹。
」「描繪之工。殆無以過。吾鄉品茶風盛。歷來已久。耗。
財固矣。費時尤爲可惜。大好韶光。都向茶盃花枝中。

擲去。老廢藉茲娛遣。而少壯亦沈溺忘歸。頽敗之情。忝不自覺。論者每引爲深慨也。前闕寫其閑。不知何爲而閑。後闕寫其忙。亦不知何爲而忙。真得此輩行徑。而滴醋絲薑云云。俗能入雅。老饕未曾讀竟。直欲涎暈滿紙矣。

船娘之詠。不僅見諸前闕。他有極謔浪者曰。一撩人爭說我和他。不解嫌疑意。轉加纔出北門。一把抓要船嗎。一半兒殷勤。一半兒耍。一雖微傷粗暴。而殊有生動之趣。又有極婉約者曰。一生成姊妹。總溫和玉臂。青篙小折磨。撐到雷塘路。又多累人麼。一半兒哥哥。一半兒我。一分明嬌囀。如聞其聲。末句有此。斯真不負此調。

卷中多褻詞。此錄兩首。以見一斑。非敢揚之也。聊存

其書之概耳。「靠紅衫子嫩兜兜。醉後顛狂不自由。佯說東西被你偷。小搜求。一半兒鬆開一半兒鈕。」相攜同入紫雲兜。狹坐何從障臉羞。只願路長莫到頭。小綢繆。一半兒香腮一半兒手。」羅襦解襟。薌澤微聞。狂肆亦不到此。且揚州肩輿。並無男女共坐之風。此何所見而云云。不可知也。

雜詠中尚有極新采者。雖不多。只一二合作。輒覺難得。「今朝纔入小鶯巢。畫板秋千掛得高。攜手後園遶一遭。吃櫻桃。一半兒微酸一半兒好。」情事則閑豔絕倫。文字亦何其活潑乃爾。

因憶竹垞葉兒樂府中平山堂此調云。「平山欄檻至今留。太守文章在上頭。峯影隔江遙對樓。望中收一半兒。虛無一半兒有。」雖爲偶爾拈詠。而已開揚

州一半兒之先矣。

揚州曲話

樊榭集北樂府中頗多揚州題詠。畫舫錄謂樊榭由杭來揚州。主馬氏家。工詩詞。及元人散曲。當指此矣。紅橋納涼。朝天子云。藕湖柳渠。亭館風多處。十年隋苑舊。詩逋團扇。招涼句。茉莉鬟酥。薔薇衣露。隔船窗。聞笑語。不須醉扶。月上紅橋去。一沈醉。東風紅橋水亭看荷云。一移舫。子雲陰半掩。倒闌干。魚影深潛。池分九曲。涼花比重。湖豔看娉婷。不隔湘簾。疏雨催詩意。未快。但葉上聲來。數點。一疏雅處。真不愧宗小山者。

馬嶰谷半槎兄弟有觴詠地名行菴。在揚州北郭天甯寺西。樊榭普天樂詠之云。一碧蘿垣。蒼簷徑。簷花